

城市與設計學報
第十五/十六期 2003年9月
Cities and Design
No.15/16 September, 2003

後現代都市主義*

林少偉**

江建國 譯***

Urbanism of Postmodernity

by

William Lim Siew-Wai

Translated by Chiang, Chienkuo

關鍵詞：後現代性、後現代主義、新經濟、商品化、全球地方性

Keywords: postmodernity, postmodernism, new economy, commodification, glocality

* 收件日期：2001年3月10日;Received: March, 10, 2001。

本文發表於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演講，2000年12月7下午6:30，工綜館203國際會議廳，當天發表另一篇文章《Architecture of Postmodernity》已於2000年3月第11、12期合刊的「城市與設計」學報刊出。本文的urbanism，其實就是都市規劃與設計，指所有有關都市的研究、規劃與設計的主張與專業。Posstmodernity就是後現代性標題直譯應為“後現代性的都市規劃與設計”，且簡化為“後現代都市主義”。

** 作者為新加坡建築師

*** 譯者通訊方式為：blueseed@ms48.url.com.tw

摘要

後現代已經穿透了文化、價值與生活方式；特別是對於年輕的世代來說，其衝擊往往遠大於由全球化所帶來的（資本主義）再結構以及新經濟的引進。本文藉由規劃理論典範之轉移以及現代主義規劃方法之死亡，說明當前全球化資訊科技的動態關係所衍生之新經濟與都市規劃議題，特別是亞洲地區這些迅速擴大之都會區，本質上來說更為複雜。而空間正義、土地與倫理更無可避免地亟需道德地重構。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que and the formation of global economy, how does architecture go beyond modern regulated aesthetics and postmodern stylized gymnastics so as to move towards a spatial and visual expression of contemporary attitudes and values. Through the re-carding of postmodernism on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this paper attempt to address that pluralism, tolerance of differences and creative rebelliousness are some of the essential qualities of postmodernism. They can be mobilized to test the new boundaries of architecture not just beyond form making but to the increasing complex nature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Besides, architects have to take ethical positions beyond architectural stylistism and challenges by creating more ethical spaces towards spatial justice in our cities.

However, globalization along with the gymnastics of forms and images of commodification, more often it bring about the exhaustion of meanings and destruction of memories of places. The author seeks to remind us not to fall into the trap of capitalism unconsciously. Through the concept of glocality and the interactive thinking over localism, spatial justice and cultural pluralism that architects can find his place under the sun again.

1. 後現代的都市主義

後現代已經穿透了文化、價值與生活方式；特別是對於年輕的世代來說，其衝擊往往遠大於由全球化所帶來的（資本主義）再結構以及新經濟的引進。當前的知識和資訊爆炸叫人既興奮又害怕，當下我們正處於一種懸而未決與模稜兩可的持續狀態當下。我們的心靈不斷地在困惑與清澈之間來回遊走。這種持續的不確定性或許會讓所有的事情看起來像是漫無目的，甚至是無政府主義的。

後現代理論及其在都市計畫上的應用，所引發的爭論至今仍方興未艾。許多已完成的研究，包括近幾年來，地理學家以及社會與文化研究領域的學者們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我特別參考柯司特（Castells）的三冊鉅作《資訊社會：經濟、社會與文化》、哈維（Harvey）及詹明信（Jameson）的諸多著作、索雅（Soja）的《後大都會》以及笛厄（Dear）、愛林（Ellin）、珊德庫克（Sandercock）與阿佩杜瓦（Appandurai）等的傑出著作。此外，全球化逐漸加溫的步調對於後現代都市主義產生了急迫的挑戰，特別在東亞經濟圈中新興的經濟體¹。

這篇短文試著去指出後現代都市主義中幾個相關的重大議題：(1) 現代主義規劃的死亡；(2) 藝術的狀態；(3) 社會正義、土地與倫理。

2. 現代主義規劃的死亡

對於現代主義規劃最主要的挑戰隨著美國在 1960 年代大量的社會危機達到高峰，在資本主義的核心區域（capitalist centers）見證了一場對於陳腐的現代主義價值與生活方式嚴厲的質疑與崩解，年輕人、離經叛道者（deviant）與看不見的他者（*invisible other*）²紛紛揭竿而起。社會動盪、都市混亂與經濟危機一再地席捲舊金山、巴黎等城市。正如馬克思所宣告的”一切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那個年代的都市危機被認為經歷一段由危機產生的再結構過程；個人必需處理關於資本主義—福特主義的再結構及，由現代性所浮現的危機這雙重的議題。這個巨變徹底地動搖了現代主義規劃策略的基礎³，迫使發展後現代都市主義作為可實行的替代方案成為必要。

¹ Lim, William S.W. (1998), 'Asian New Urbanism' in *Asian New Urbanism*, Singapore: Select Books Pte Ltd.

² 看不見的他者指的是那些在傳統現代主義都市計畫下被完全忽視掉的一群，而他們總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中被富者及當權者所支配。

³ Sandercock, Leonie, (1998), 'A Death Foretold: A Chronicle of Modernist Planning' in *Towards Cosmopolis*, England: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我想要讀一段鮑伯迪倫（Bob Dylan）那首有名的詩”這個時代他們正在改變（*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中最後兩節：

來吧父親們與母親們
遍佈那片土地
並且毋須非難
你們所不能瞭解的
你們的兒女們
在你們的控制之外
你們所走過的路是
一再地重複著
請棄絕那條新的吧
若你不能幫忙的話
因為這個時代他們正在改變

線已畫下
詛咒已施
儘管此刻遲緩
其後也將迅速
如同當時此刻
也將成為過去
其次序是
一再地重複著
且此刻的第一
也將成為最後
因為這個時代他們正在改變

奠基於後現代早期的理論著作，新馬克思主義激起了美國的都市研究，不久後嶄露頭角並在實務與理論的層次上取得領導的地位，其意義不僅止於都市危機，還包括都市化過程的特質以及城市空間中之社會性生產。這種新的理論取徑根源于柯司特與哈維之著作。作為一個領導的知識份子與都市學者，柯司特其後指出促使這些反叛的社會運動浮現之成因，歸諸

於男性宰制、層壓式的階級結構以及由上而下的統治。由這些社會過程所產生的空間結構成了”受剝削的階級、受壓迫的主體與被宰制的女人抵抗的焦點”⁴。

都市理論基本上面對著組織地方與空間的龐大任務，在其間嘗試克服複雜的社會--空間--文化關係，而它們通常是短暫而非恆定的。值此新的千禧年之際，全球化資訊科技的動態關係所衍生之新經濟與都市規劃議題，特別是亞洲地區這些迅速擴大之都會區，本質上來說更為複雜。在此過程中，許多現有的規劃理論顯然已經不合時宜。如果現代主義規劃繼續倚靠並增強此狀態，那麼其對立之作用者（counter-agent）便是一種無可避免的規劃模型；此即文化人類學家詹姆斯·郝斯頓（James Holston）所宣稱之”反叛的市民身份之形構（The formation of insurgent citizenship）”⁵。

3. 藝術之狀態

當代由美國所主導之晚期資本主義形式之全球化運動，強有力地推向所有擁抱消費者導向之物質主義與商品化。城中心之歷史區域往往是最競爭的區域，但同時也面臨著保存記憶與追求發展的兩難處境。順著市場力量的邏輯來看，這些區域大部分被視為高價值的不動產。因此它們必需為更密集的高層建築發展開路。他們的破壞似乎是理性的，並且往往為富人及當權者強力地支持。然而一旦被摧毀了就無法復原。

全球商品化中的一個主要的工具是引進主題樂園。主題樂園是原物的仿冒版。他們無恥地簡化、扭曲、重塑與再發明。主題公園通常提供了縮小尺寸的複製品以及相近文物的並置呈現。他們時常削弱在地文化並將傳統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se）。

主題公園及類似迪斯奈樂園的計畫本質上是基於商業目的而創造。在此過程中，差異被夷平為公分母（common denominator）以便於在全球競爭市場中營運⁶。到最後，地方被再操弄以模仿其所竊取的歷史意象，或只是賣弄異國情調。此最大的憂慮並不是這個結果誇張了現實，而是它們完全取代了真實；到達了一種階段，人們會接受並且相信這個虛擬實境。再者，傳統的虛構與成套的奇想主題，不可避免將導致集體記憶的崩解與扭曲。

這些方興未艾商品化的夢幻主題，遍佈各地地利用新興經濟體中之新中產階級高漲的購買能力。當時間等同於金錢時，若你不擁有時間，那麼持續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⁴ Soja, Edward W. (2000),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pp 99.

⁵ Holston, James (1995) 'Spaces of insurgent citizenship' in *Planning Theory (Special Issue)*, pp 35-52.

⁶ Jameson, Fredric (1998), 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Philosophical Issue' in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54-77.

compression)操演便是無可避免。然而，我們仍需檢視以地方為基礎的文化詮釋下如何促成都市體驗。

今日，一個對社會負責的現代主義規劃師，經常遭遇到吃力不討好的任務，而調整其理想主義者的角色以促進並捍衛社會與社區之利益，並且重新界定其日益削弱的職權，以節制這個沒有遊戲規則的市場力量。許多現代主義理論規劃中行之有年的原則，不管是從分區到土地使用，以及運輸規劃都不再有效。我同意庫爾哈斯（Koolhaas）所言：「對於當代城市的不滿，並未導向可靠的替代方案之發展；相反地，它不過激勵了更為精鍊地清楚表達不滿的方法罷了。一個專家（都市規畫師）在干預與控制的夢幻、意識形態主張中踽踽獨行……」⁷。此外，一旦現今城市處於不確定的狀態，那麼對於歷史的概念、可見的記憶以及認同也都喪失了其意義，這將會導致一個嚴重的文化困境。顯然目前並沒有明確可行的替代方案。

同時，新經濟的挑戰、由下而上參與的積極要求，以及後現代的片斷的徵兆，經常導致對於規劃專業的需求，以實施經常性妥協與折衝的行動。幸運地，以既有現代主義者範型，在愈來愈多的廢置空間（cracks-space）中，仍可達到有效率的規劃行動。引用珊德庫克（Sandercock）的話，這些行動包括：「記憶、慾望與精神的認同做為人性聚落的重要面向，以及對於每一種文化差異之表達的敏感度。」⁸

4. 空間正義、土地與倫理

在哈維《正義、自然與差異地理學》（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一書中，他已經深刻地處理關於社會與環境正義的政治問題。偕同其他理論家，他們修正了許多關鍵且基本的都市議題，特別是關於公平與利益分配，以及對於來自邊緣的他者(*the other from the margins*)之歧視---他們的聲音與極度痛苦的吶喊幾乎不被聽見。

索雅空間正義(special justice)的概念⁹，較社會與環境正義(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概念更具地方性及空間的特性。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差異不均明顯地被缺乏空間平等與正義的都市規畫政策拉大了。這點反映在現代主義規劃中普同性的方法，及其缺乏全球地方性(glocality)的特色—後者可被描述為同時在全球化及地方化之間，能兼具普同性與特殊性的另類狀態。它凸顯了在土地資源分配上高度複雜的規劃方法中隱而未現的議程。這種階

⁷ Koolhaas, Rem, (1995) 'What Ever Happened to Urbanism?' in S,M,L,XL, Netherlands: O10 Publishers, pp 963-965.

⁸ Sandercock, Leonie, (1998), 'A Death Foretold: A Chronicle of Modernist Planning' in *Towards Cosmopolis*, England: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pp 23.

⁹ Soja, Edward W. (2000),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pp 407-415.

層式的現代主義規劃模型，在剛崛起的發展型國家與日漸凋零的集權主義國家中特別明顯。在窮人與社會低下階層間處處可見其不平等之結果。經濟先進的國家中對於龐大的貧民窟、違建戶及地位低下的無家可歸者不置一詞，只要土地可以利用來建造自助式居所即可。

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值得注意，就是在後現代都市主義論述中，那些由來已久的土地議題全然被忽視，或者至少沒有得到其應有的注意。無法抵擋的是，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土地的市場成本已經成為市府當局實現許多社會及社區目標，最主要的障礙。此外，尤其在許多新興經濟國家中的地主們，不勞而獲就能夠獲取龐大的利潤。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值得注意：在亞洲兩個繁榮的城市國家—香港及新加坡，皆由合法的土地買賣獲取相當豐盛的稅收。新加坡政府同時持續更新其增加稅率，以分享從使用變更及提高開發強度所增加的土地價值之利益。相反的，包括那些已開發國家在內的許多城市，經常給予那些受惠的開發者過度的讓步條件。根據多維(Dovey)表示：「第一家皇冠賭場(Crown Casino)於1994年在墨爾本開幕...賭場與國家之間在公私利益上的聯繫，比起字面上來得更多。」¹⁰

在亞洲地區，許多富豪與當權者，藉由被授與合法的開發許可，在金錢上大有斬獲。這些協議在一些國家中相當廣泛地運作。在此過程中，大量的金錢以最少的付出即可獲得，卻以公有的資源為代價。因此，根本就沒有必要去搶劫銀行或者收受賄賂。作為道德上的爭議，這並未犯罪，沒有任何一條法律遭到破壞，只不過被無恥地濫用罷了。

捷克共和國的總統最近在一個國際演討會上作了一個令人映象深刻的演講¹¹。他決意抨擊道德上預設所有的問題可以藉由經濟學的圖表來改善窮人的生活狀況之解決方式。對他來說，關鍵的任務是“加強普遍共享的道德標準系統”，而這必需建立在真誠的憐憫，以及個人對他人的奉獻之上。或許，空間正義只有在賦權(培力、empowerment)、草根參與，以及一個強而有力的市民社會上才有可能。當前對後現代主義挑戰的脈絡中，我們必需試圖建立一個朝向倫理學的堅定共同承諾，不只對我們本身的承擔，更是對別人表達我們的關切。為了保持覺醒、自重及生活品質，我們必須無欲有德。

5. 結論

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我們有必要去探索模糊(fuzzy)邏輯的理論，它就類似於人類在一個不肯定與不精確的環境中，做出一個合理判斷的決策能力，並從有限的資訊當中，提出明

¹⁰ Dovey, Kim (1999), 'On the Move' in *Framing Places-Mediating power in built form*, London: Routledge, pp 161.

¹¹ Rowley, Anthony, 'Raising the Debate on Poverty', *The Business Times*, 4 October 2000.

確的解決方式¹²。這個概念挑戰了西方現代主義者最基本的傳統之一：崇尚準確、有力及絕對的真理¹³。在陰／陽及其他東方哲學概念的文化脈絡中，可以輕易地理解這些狀似矛盾的事物。

近幾年來，隨著侵略性的美式風格全球化，過度商品化及標準化的幻象製造，在各地紛紛遭到日益強悍的地方性對抗。全球地方化已經贏得了舉世的支持。在此新的千禧年之際，建立一個社區導向的後現代新都市地景之嚴肅探索已經展開。在後現代的精神中，我想要用三個帶點「模糊」的觀察作為總結：

- 1) 後現代性片段化的爭論，應該朝著多元主義(pluralism)的精神、容忍差異及創造性的叛逆之方向繼續前行。早期後現代理論的無政府主義意象，以及新馬克思主義對於差異所做的局限性的詮釋，應該用一種全新的態度更悲憫地關照。
- 2) 珊德庫克的後現代烏托邦都市主義是令人欽佩的，他說：「烏托邦自身不可能實現，它應該只存在於不停的打造之中」¹⁴。或許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家們也都務實地意識到要完全達到理想的目標是不可行的，除非在現存的現代主義典範中，持續地擴大激進行動的可能空間。
- 3) 東亞哲學中有關後現代性的許多重要的價值觀，對於(非西方之)他者的現代性(modernity of the non-western) other)¹⁵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此將為進一步探究亞洲區域的後現代都市主義，提供一個良好的基礎。

值此之際，後現代都市主義中人民與社區「自我繁衍」(self-generated)的現象，如烽火般四處燎原。一個有趣的例子是 Mohamed Sultan——一條高度控制下的新加坡城市短街，正由年輕人、嬉皮以及離經叛道者逐漸地將其轉化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夜生活娛樂中心，並且為他們所用。不幸地，亞洲地區與其他地方的都市擴張，並沒有這般餘裕的時間。該是對都市主義採取更積極的行動的時候了。

致謝

謝謝我的太太 Lena Lim 做了這麼多有用的批評，還有 Kevin Lim Sui Kuan 對這篇文章初期發展的所做貢獻。

¹² Lim, William S.W. (1998), 'Asian New Urbanism' in *Asian New Urbanism*, Singapore: Select Books Pte Ltd, pp 132.

¹³ Zadeh, Lofti A (1997) *Fuzzy sets and applications: selected papers*, New York: Wiley.

¹⁴ Sandercock, Leonie, (1998), 'A Postmodern Utopia' in *Towards Cosmopolis*, England: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pp 199.

¹⁵ Lim, William S.W. (1999), *Modernity of the Other* 曾於天津大學之建築工作坊中發表。這篇文章修改自“Asian Values and Modernity of The Other”，發表於日本札幌北海道大學所舉辦之“Democracy and Problematic of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Asia Symposium”, 14-15th November 1998.